

榮念曾 華人實驗藝術先驅

榮念曾有很多身份，是「進念·二十面體」(簡稱進念)創辦人之一、聯合藝術總監及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的主席。從早期投身劇場創作，到近年投入漫畫、錄像及電影、藝術及裝置藝術創作，他橫跨不同的領域，作品在三十多個城市演出，而他也深入其中，除了藝術創作之外，更關注香港與內地的文化生態，以不同的方式剖析香港文化，以嶄新的表演手法豐富傳統劇場，以科技為手段，提升新生代表演者的思維。

穿梭香港與內地三十多年，他早年提出以「比較」的方式探討內地應該何去何從，近年則關注兩地如何透過文化互動走得更近。榮念曾對社會發展、文化傳承等問題有深刻的見解，前衛宏觀的思想以及勇於實驗的精神也表現在他參與編導的舞台作品裡，富有顛覆性與禁忌性的創作打開舞台表演的另一個可能。而從兩年前開始運作的「天天向上」計劃，則是其對香港文化最深的省思。

創作裡外，榮念曾一直有他的態度及目標。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莫雪芝

對於「進念」的實驗劇場，你未必可以接受，對於榮念曾的想法，你也未必同意。「進念」的實驗劇場，往往以媒體科技發展為基石，詮釋多媒體創作與劇場演出的互動關係，實驗與探索「舞台空間」的形式和可能性。今年是「進念」成立三十年，這也意味著榮念曾已經在這個圈子打滾了至少三十年，而他覺得自己的創作、舞台上可以發揮的元素一直有進步的空間，按他的話說——要不斷地超越自己。

從比較中發現自己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內地剛開放的時候，榮念曾已經遊走於香港與內地，與內地溝通了這麼多年，看到其變化，也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走。以前他覺得內地最欠缺的是互動、溝通、合作、批評，因此他也對自己在北京的親戚說：「中國剛開放，我們試着做比較，比較一下中國現有的經濟體制，和歐洲、美國的有甚麼不同。」後來親戚辦了一本雜誌叫《比較》，然後開始做很多比較。「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要肯比較，不要那麼自我中心，中國在經濟開放之下，思想可以在各方面愈來愈多元化，可以有一些評論出來，可以有系統地去改變社會一些問題，而不是等問題出現。」

宏觀的國際問題可以比較，那當然，文化藝術也可以比較。比較一下榮念曾執掌的「進念」，發現與其他劇團有很大的差別，而這種差異性直到現在還一直存在。他把「進念」一直貫徹的互動實驗與多媒體設計的舞台美學帶到內地，並加以推廣，但始終有其限制性、反抗性。「我在南京依然做劇場相關的東西，網上有很多影片、照片和反應，現在最大的爭論是我將一些新訊息、新科技帶進一個比較傳統的劇裡，劇裡的粉絲會比較反抗，但藝術家的反應卻很好。」

不要抗拒科技

為甚麼會有這種兩極化的反應？「他們(藝術家)想知道多點，而我可以給他們一些從來沒見過、沒聽過、沒試過的東西，所以他們很欣賞這種形式。但粉

絲卻覺得有沒有搞錯，你把崑曲弄成這樣！」對此，榮念曾曾經開玩笑說：「你不如知多一點、學多一個language啦！學一下英文，學了英文以後你會不會拋棄自己學過的中文？當然不會啊，你還多一樣東西叫『英文』，會說原來學了英文以後回頭再看中文，覺得中文真的很厲害，或中文跟英文真的很不一樣。」而這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新的、好玩的空間。

在南京崑曲界，榮念曾引進不同的劇場科技，如laser light、interactive video，而這些都讓藝術家十分興奮。互動媒體與劇場的關係是甚麼？100多年前愛迪生發明電燈以後，藝術家透過「玩」電燈玩出很多東西，之後有些東西也被留下來繼續用。「我經常覺得科技不是洪水猛獸，藝術家應該多去了解科技的前因後果，我們怎麼和它有真正的互動、在互動中間怎麼產生新的想法。」除了這些，他也跟藝術家介紹聲音，因為全世界都在做聲音實驗，他們也應該去了解一下具體在做甚麼、怎麼做，怎麼利用身體的聲音、周邊敲擊的聲音來尋找節奏，而不只是停留在旋律裡面。這些二十世紀已經出現的舞台元素一直不斷發展，但新演員卻不知道。現在身體的語言也備受推崇，由當代舞到如今很多身體的實驗，自己的節奏與身體之間可以做甚麼，有甚麼是不能做的，這些身體結構上的討論、局限，傳統演員也從沒聽過。

「他們是否應該知多一點？那些批評他們不應該知道的人又是甚麼意思？」榮念曾說，這和民粹主義有關，因為人們沒有自信心，所以用民粹主義來支撐自己所認定的東西。

不斷超越自己

藝術與社會文化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人們喜歡以市場考慮來衡量兩者的重量，但榮念曾的話，在背後推動文化繼續往前發展的是超越性。他舉了一個例子。「在香港，我們去看大家都喜歡的戲，大家看TVB的戲，那甚麼在背後推動TVB繼續往前發展呢？是ATV呢？還是外面更加實驗性的東西？」如同我們在做不同的事情，總是希望比自己以前所做的好，無論是內容、形式，都可以超越以前，我們甚至會希望



大家「天天向上」

為了探討香港文化，往前多走一步，榮念曾兩年前組織「天天向上」計劃，和64個藝術家及設計師合作，創作以「天天」為首的作品。「天天向上」是毛澤東在上世紀送給中國小朋友的勉詞，榮念曾為大小朋友創造一個名叫「天天」的漫畫小朋友。天天抬頭向上看，指着看見的東西，不斷問問題，榮念曾希望透過計劃啟發年輕人往上看、往上指，勿袖手旁觀。

雖然計劃已經推廣了一段日子，但榮念曾並不滿意，因為直至目前為止，他還沒聽到有人討論這些公仔裡面反映了甚麼文化，沒有人可以深層次地分析當中的含義。今年他再接再厲，連同藝術家及不同區域不同學校的小朋友，做了2,800個小作品，100個大作品，以2012年香港文化作為橫切面，全面地討論本土文化現象。11月舉辦的大型展覽絕對值得期待。



總結以前的精華，再往前走一步，這是做這件事的原動力。「你希望有超越性，你有這樣的原動力，就有creativity chance，這已經含有批判性的態度，因為你覺得其他的沒那麼好，所以你不是為了市場，是為了做一件有超越性的事情。」

觀眾是否接受他的劇場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做這件事是為了讓人們接受還是為了超越自己。「我覺得世界上正在做這件事的人都做得不夠好。」所以他走在前端，也一直堅持。

那如果做很久還沒走到理想中的目標又怎麼辦？「你是否對自己交待？假如有這種態度的話就必須不斷努力，你不是要在一年內交一個成績表，交給誰？還不是交給自己！」

對於三十多年來的努力，他還是不滿足。「如果滿意的話，我應該已經自殺、退休，或消失了。」

設計的影響力從哪裡來？(五)

文：伍麗微

跨界設計 尋找生活美學

談設計，總是離不開幾個關鍵字——創意、靈感、想法與生活。創意真的可以尋嗎？靈感到底在哪裡？想法最終可以付諸實行嗎？生活裡還有甚麼設計的元素？

台灣跨界設計師、中國設計大展策展人之一葉宇軒，他的設計動力都是源自這幾個詞。

不專注的多元化

葉宇軒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很設計」，無論外表、言行，還是想法，除了設計師以外，你想不到他可能從事的其他職業。他為人灑脫大方，可以跟你東聊西扯，又瞬間拋出一個天馬行空的想，讓人驚嘆、佩服。業界人士對於葉宇軒，感到無可奈何，總是被他逗趣的語言吸引住，但又忍不住說他說話「太誇張」。確實，葉宇軒就是這樣一個大鳴大放的人，會跟你說「笨死了」，也毫不留情地批評這個設計「無聊透了」，即使自己喜歡的設計，也會因為不想跟人一窩蜂地使用，退而求其次選用其他的東西。有態度、有堅持，難怪可以在跨界設計這種高挑戰性的領域混得如魚得水。

葉宇軒本身就不是一個甘於平凡的人，他說自己的生活就是跨界。「我這一輩子最佩服一種人——一生當中只做一件事，只專注一件事，只愛一個女人。我做不到，我的生活就像鑽石一樣，有很多面，所以自然而然就有很多想法出來。」

跨界設計的特質也是這樣，多元化、面向廣，沒有所謂的框框，甚至在平面、空間、產品之外，具有探索性或很有系統性的，不是單一的產品，而是從開始到最後，甚至是行銷，都是一個整體的想法。簡單來說，跨界就是很難將之歸類為某種類別的東西，可能是一個產品，也可以是一種想法。「舉例來說，孔子今天還在的話，他也是我們邀請的作品，因為他的《論語》、《大學》、《中庸》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思想，我們認為這些作品很偉大。」

生活就是靈感

靈感是很虛擬的一種概念，葉宇軒說找靈感就是動腦筋，如果腦筋動錯的話，就叫傷腦筋。怎樣才可以避免傷腦筋？多觀察生活吧！「所有偉大的設計師，靈感來源絕對離不開生活經驗，就

跟火車離不開軌道一樣，沒有軌道的話火車再漂亮也到不了你要到的地方。」

葉宇軒曾經設計了很多有趣的東西，如巧克力usb、精子杯等，他說自己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要探討、創新，讓人有探索作品背後的story的慾望。「當時情人節，我覺得買花很貴，我不想變成商人利用的一個對象，你送99朵花只代表你有錢，而巧克力送完把它吃掉就沒了，那怎麼辦？巧克力那麼美，每個人都喜歡它，怎麼可以把巧克力浪漫地送給她，但又不會吃了就沒有或放在手上就融了，那麼我就想，這麼好的東西如果能把memory stick加在裡面，可以拍一些兩人美好的照片存在裡面，這個浪漫的故事就可以永遠保存下來。」

而精子杯則源於他看了一本叫《精子戰爭》的書，裡面寫需要在幾億顆精子裡面跑最快的那一顆到達以後，人才會懷孕，人不像老鼠、螞蟥，可以「啪」一下就懷孕了，生幾十隻，因為愈高貴的物種愈難懷孕。當時葉宇軒心想：「哇，原來精子這麼厲害，我當年是幾億顆裡面跑最快的！」後來想了想，他覺得精子長得很像音符，挺可愛，如果能把它變成一個icon或是兩人定情的一個禮



■ 跨界設計策展人葉宇軒。

力usb、精子杯，還是其他作品，葉宇軒從來都沒有背離這三個大方向。

如此說來，他不僅是一個好的設計師，更是一個懂得市場取向的生意人，但他卻謙虛地說自己其實是一個沒有計劃的人。「我沒有規劃，只是聽從內心的聲音及等待機會，我是一個很隨緣的人。」或許說，他的成功是因為敢想。十年前他進入內地市場時，就發現自己的不一樣，「我隨便想一想，就有東西跑出來，後來跟內地設計師聊天才知道，內地開放沒多久，有太多框框，他們不敢想，想了也不敢用，長期機械化之下，他們已經變得不會想。」當然現在的內地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正因為敢想敢創造，他得以突圍而出。

「創意離不開想像力，想像之後要回來，那個回來就是執行力，大部分的人有很好的執行力，但沒有想像力，也有人想像力很好，但執行力不行，叫他做，可能做兩次就不幹了。」有想像力、好奇心，又可以執行，就可以做到國際化、標準化、規格化，從中衍生優秀的設計。想像與執行對葉宇軒來說，都不欠缺。

想像與執行並重

他說好的作品應該有「三意」。第一，要能夠引起人家的「爭議」，不管好不好，都可以get attention；第二，作品背後要有好的「意念」，而不單止有漂亮的外表；第三，有了前兩個以後，可以創造很好的「生意」，如果沒有生意，你的設計就只能留在studio裡面。而無論是巧克